





丁未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

姓趙氏

○不輕曰

南渡高孝光寧理夜

高宗

樞密帝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入室已而生

離不冉來奉詔拜使耿取南仲借行至相州民遮道

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之相州守

亦以蠟書言金人方遣賄物色康王所乃回相

州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在乃回相

宗澤為副速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相州北門

凌河至大名開京城陷請進兵向京城伯彥不可

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河

通載卷第二十一



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  
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三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即位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庚戌 上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宸

翰輝暎。革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檜歸

自金受捷粹意專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豫

為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辛亥 紹興元年。張浚妬能殺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梅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

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乙卯

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曷刺馬太祖嫡孫宗  
浚之子治十四年完顏亮弑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札文殊于五臺善閑呪

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弥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

士也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

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 二或云奇 是 我師子 蘇陀室利西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

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呪龍落地楮

色伽黎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

陀波利借路重来五峯遊礼我五佛冠冕殊何異圓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著  
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  
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謁昭  
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  
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  
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  
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  
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  
定惠疾病幾死回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

喆  
語

爆  
把

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  
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喆  
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  
高枕矣師曰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  
高屨打鐵火星爆吾拍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  
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  
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  
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  
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



寢

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尔命今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自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吉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甚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

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曰提舉劍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礼及見開堂提曰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以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納僧



撼社

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今外曰恁麼則坐  
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其別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  
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馮山撼門三下又作  
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未嘗示衆云恁麼  
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  
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撥  
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  
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  
裸赤洒洒是箇無在鋒孟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  
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閒家具深雪之中直

輓音

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  
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  
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輓在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  
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  
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  
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  
心初無間然 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



通華二十卷  
歸老 朝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塔曰窅照

丙辰

五月收免丁錢。

徽宗四年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窅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曰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警敬

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芻恨未親聆警欵尔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膏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曰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駛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噀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緝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蜜禪



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撫掌軒渠或若  
伴狂議者謂今之馮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  
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  
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  
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  
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眾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  
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適彭

犇音

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  
遷虜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叢之同衆輻湊  
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  
平等隨恨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  
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  
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  
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  
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金殿剝豫齊滅

丁巳



戊午

秦檜為右相晏敦復退而看憂色曰奸人相矣○金天眷九年

己未

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庚申

西夏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順子改年大慶

辛酉

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張九成登徑山道大惠升坐有神音

弓之語秦檜秉國謂譏朝廷甯師衡陽○金改皇統

壬戌

行經畧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大師于上京宮側

初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亥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

寺積慶閣中供養

甲子

高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乙丑

西夏元慶九年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

佛覺佑國大禪師

丙寅

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号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

后親奉接足礼授

丁卯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

佛智端裕禪師入宋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住



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勅住  
建康保寧移萬壽又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自補  
靈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

初名寧季烈殺主自立遷燕後南征駐於汴至江

上為諸酋執於壘山寺改年天德○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姓姚四明鄞  
縣人母亭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  
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  
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自於疏義入微  
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曰有疑於

已巳

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  
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陶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  
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  
造次不怠提撕其未至一處適縱步水磨歛睹牌額書  
法輪常轉師於是礎膺之疑泮然冰釋遂說偈曰轉  
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  
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  
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  
後五日来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  
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礼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



通華二十卷  
九  
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海  
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尺內空且  
繫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迹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  
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蕪却一株煩惱薪  
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迺玄謁湛堂準  
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社鼎  
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自德威鮮敢攖其  
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  
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  
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浪衡嶽眷

車轍靈岩之石性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  
庵棲遲二十余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  
累日而忘食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為  
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士夫無不  
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後  
於衆望師掉頭不顧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  
師于座緇素羅華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曰咄哉黃  
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容官差逼殺人昔聞其  
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

搨張  
瓜



濟川撰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惠劍以相插時為師之實錄師既應世以荷  
負宗教為已任亦不恠玄留故自勝業迂南木雲蓋  
公安大馮五刹復赴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  
邢公孝揚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蕪源總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羣鳥飛鳴師顧之笑曰吾將行  
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玄撒手  
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  
訖瞑目而寐

庚午 金廢度僧道

辛未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

撥以贍學

出宋史

○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

高宗母也

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山

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代未幾示窈塔于寺  
中師左綿雍氏嗣丹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  
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  
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  
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  
惑鏡與燈光光常窅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無盡  
燈記

曰無盡燈監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  
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  
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  
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  
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  
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  
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  
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

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  
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  
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劔刃上徃  
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  
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  
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  
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  
滿庭際一声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迂圓法師塔葬北山  
瑪瑙坡。○大惠移梅陽

癸酉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史人王中孚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今尚存

甲戌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息數猶庶官

乙亥

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仲温法嗣大惠杲禪師

丙子

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詔大惠復為住持阿育

丁丑

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殊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迁窆姓李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擔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授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為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丹霞淳道價方盛乃造馬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  
不借夜明簾霞曰未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  
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礼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  
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玄時年二十三  
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迁大洪為  
掌記室三年迁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  
釗皆參隨之復令座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  
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  
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今寺之半為神霄  
宮而又兩准荐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救麥既

杭籍

至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華  
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  
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舒之  
太平又迁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  
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与安定郡王勉其行入  
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  
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麾退其兵  
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  
礼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關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  
辞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迪散公獨遲其未虜



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為神助焉九月被自住靈隱將行四眾號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飲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戊寅

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

詔育王大惠再住徑山

己卯

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表

表

庚辰

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辛巳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孫海陵三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自立都

燕帝仁厚慈倫不嗜兵國內安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壬午

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

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

師顛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

二萬沃田二十頃



癸未

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  
迂窈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  
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  
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  
遂和上染指法味廼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  
与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悟入  
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  
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  
札辭遊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  
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發

勞  
去  
声

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  
住南康歸宗未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  
普說小叅問答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  
室中機辯捺縱殺活尤号明妙師初有發明即与此  
庵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止意於師不無所囑而  
開堂嗣法不忘虎丘与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  
香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傳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  
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至如蚊虻戀窟勸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謹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峯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



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此為  
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  
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  
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  
為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峯訖其事復見無盡  
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  
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  
都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熱下天寧師自慶曰天  
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陶四  
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  
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古今差別曰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然居士趙  
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  
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為所激乘間扣曰聞和上嘗問  
五祖話不知記其否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  
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



見玄妙園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  
今座令接納繇是以竹篔簹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  
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号  
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  
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  
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  
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衮衮不勸實僧中祀梓也抵雲  
居為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園悟亦讓其雄  
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

名閱二十年辟地如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  
與還雲門著頌古言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  
師閱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  
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薦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  
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  
革輟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  
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園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果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  
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

革輟

出世佳  
徑山



于臨安府治唱園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  
曰師嘗言不作這真身今日為什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果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  
佳衲子靡然至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  
律發明已見率常看之上堂問答具在錄時惠雲院忘  
丁生之識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  
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眾俱率令散處花  
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  
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采政太子公大

再聚於  
梅州

復僧住  
育王  
住徑山

茲時居鍾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  
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於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  
學徒百餘羸糧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  
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  
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  
時上潛藩雅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  
墜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  
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



鸞鵲  
鸞鵲

美久之建邸立復增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  
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黃龍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十方  
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  
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鵲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  
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衆星拱  
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  
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  
人老而不勸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共然有聲如雷師  
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  
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  
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焞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  
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弘深不可涯涘如大  
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  
公少年不樂讀時文曰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  
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



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  
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  
器於此取足者也焞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曰取語  
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春陵求嘉徐棘卿瑄亦  
貶是邦未幾忽迁象臺憂愁涕泣焞授以所携本徐  
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負然  
二人也遂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没于  
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  
此蓋焞之親覩也云二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

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  
豐足

甲申

沙門祖瑋号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于世

乙酉

乾道元年

丙戌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

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堂

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顓禪師於東京剎清安禪寺

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會

已丑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一



髮音

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  
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  
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貞魁  
奇智性巧惠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  
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  
謁大溈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  
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  
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  
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

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  
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廼吾不請之友矣遂  
相與癡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唱僧曰師再來人也非  
久當大興吾教廼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慕向者衆師  
乃隨宜為說或書偈与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与之  
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与之頌咸得十全  
至於祈禳雨暘伐恠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禪  
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心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書頌



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復  
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加夫而寤時乾  
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  
奉金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亭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亨  
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  
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竺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  
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嘯業  
嘯音  
如音  
嘯音  
對祖

光道家馮誥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  
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果生焉卷右拇  
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  
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  
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驚顧襪師猶嘯嘯及醉  
試以經卷酒杯遽拾徑卷少長不茹葷血唯見僧行  
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竺山村碑之  
於石七歲出家礼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  
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  
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足是夜寶



通車二卷  
十四  
公寔度雲如金笑築徂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  
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  
板目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  
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墮涕歸以語寶  
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  
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有自得力處一日師  
回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  
星派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

謬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  
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  
之普照林溪之六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  
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  
方丈後叢樹翁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  
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上佛法  
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廟自主慶壽寺二年退居  
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  
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  
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



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  
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  
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  
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師自見  
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庚寅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垂慶寺度尼

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辛卯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瞎堂惠遠禪師奉詔見  
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  
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万機道冠千古覆護教

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去光勤太上皇  
帝駐蹕維揚時賜号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杲老如何  
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  
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  
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  
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体现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



何是心師正身义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矣徐問德山  
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  
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  
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  
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  
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  
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  
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  
初五入京  
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

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  
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  
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礼樂仁義  
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  
仁也不淫礼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  
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為執  
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  
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  
猶礼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  
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礼樂之宗也仁義



植都

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植仁義滅禮樂今  
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  
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  
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  
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  
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  
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  
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  
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  
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

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其詞曰猗  
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  
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

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  
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十月三  
十特賜號佛海禪師

甲午

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大  
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

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靈隱直捨堂印



丙申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庚子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大本

山熱而命玄冥顓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万人

癸卯

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戚

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声振江

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

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迂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

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迂當湖德藏居闕世堂為楞

嚴補注雪言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

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此禪入門適當九

日指座云甯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

只宜平地玄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

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諱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

在天竺受請曰王自如生豈當有躒遂行至南湖衆

見行李窸窣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

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癸卯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齎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  
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及十人

乙巳

宋遣致仕黃明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  
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  
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加夫授筆朗  
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  
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  
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  
須信宵中別有天

庚戌

光宗

淳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改年紹熙  
受禪尊孝宗為壽皇在位五年

金國章宗璟立

顯宗先恭子先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即位荒于酒色大金

之業 改年明昌

辛亥

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丑

是年十二月希衣王孝札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

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  
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帝  
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  
支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



甲寅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宗下章宗駕遊燕之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堦率境碧蓮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報世宗第六子允蹈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克禪師林湛威氏子法嗣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

乙卯

宋寧宗立名擴

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

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自事而難其人

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改年慶元三月朔日

白虹貫日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住仰山并

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

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

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

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丙辰 丁巳



庚申

辛酉

壬戌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宋改嘉泰○

吳曦

蜀○金改泰和○

耶律德壽

叛擊走之

靈隱松源禪師入宋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且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箴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声一喝自是朝夕咨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求公一日辯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漚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



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櫟  
尔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  
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迁靈隱遂  
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從江  
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  
庠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自補處居六年法道盛  
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

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  
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  
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曰書偈曰來無所來  
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同措加夫而窅窅嘉泰二  
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  
于北高峯之原

癸亥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宗蓋不數遼

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室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  
人父術母素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



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  
擾辟地於表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遽共  
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  
金剛經忽然通解歸白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  
間萬事真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  
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  
足庵處難髮遂携師入閩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  
行為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  
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

犀  
西音

見大車  
北育王

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  
息師便喝庵云未得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令  
衆堂是時老宿多在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  
林師悉衆扣徧歷五十餘息善知識未後見大惠於  
育王舉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不得向舉處  
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  
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個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  
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  
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  
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



賞不已謂人曰光兄損出我一頭地乃移書与李侍  
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种印可如席捕翅留月餘  
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  
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  
郎令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迁郡之  
天寧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  
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  
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  
師之号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  
何事奏云將謂陛下忘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

光宗詔  
住靈隱  
留宿觀  
堂

孝宗召  
見奏對  
徑山

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  
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  
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  
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  
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  
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  
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輿以小輦侍衛  
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  
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  
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



以賜金  
置田贖  
僧

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  
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  
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  
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  
以自處号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  
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  
左右曰今日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与  
平昔所厚者有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  
語及他事上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弥天罪過未  
後殷勤盡性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

**子**  
六五

膺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  
嘉泰四年余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  
真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  
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号紫微觀趙侯  
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  
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  
說云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  
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文人之流後  
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冠謙之以來

**馘**



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  
鼻祖乃踵關元故事進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  
号置階品立範儀号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  
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  
官給命書者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  
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棗門所前者而  
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庫始欲為怪則終為  
怪所溺其徒有高識速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  
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  
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本于

庫瓏

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襖繪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  
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  
之人視世間擾者差若省便然故隨窳之人翕然  
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  
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  
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  
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  
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  
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  
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



謂舉無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  
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  
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  
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剗爭奪之際天  
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  
將遂埋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  
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  
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  
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徠石君言鑑至論釋  
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湯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

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闕復性  
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  
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  
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  
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  
食我園樵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握苗於  
世典飾游辭稱語錄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聵  
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  
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



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  
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  
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騷騷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  
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  
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  
乎尊孔聖與釋老鼎峙也耶諸方宗匠偕引屏山為  
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  
不亦僭乎余忝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  
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輒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  
書付敬興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予其祕之當

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  
徒步之燕敵的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  
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  
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  
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  
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  
晉卿序

迂叟司  
馬光也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  
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  
無為自然取其目任耳



金園李  
士遊江  
左諸儒  
鳴道集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為無不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自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  
了厚也  
間  
聲去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彼  
義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札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媯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仁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詖



通車二十一  
四一  
淫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  
程顥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一千年来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弥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理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  
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  
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  
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  
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  
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  
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  
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



珍  
典徒

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湏要出家要脫世網  
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  
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  
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此秉彝又珍  
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  
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  
些氣湏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  
盡絕為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  
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

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  
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  
賢之秘行哉圓教大士知眾生本空而度脫眾生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  
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  
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  
清涼解脫又豈心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  
三參耶眾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  
耳但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  
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

相  
法



提達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  
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程頤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  
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大陽幾時動又  
其學者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陰去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  
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  
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  
真如性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  
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  
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  
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矣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  
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  
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  
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

屏山曰程子以良其所為心於其所當心疑釋氏心  
如死灰槁木而心耳故徑出鄙語顧豈知華嚴圓



通華二十卷  
四三  
教之自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  
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  
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  
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  
林迦葉不聞弥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  
學道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  
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是  
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為

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  
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  
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  
心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  
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  
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



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  
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  
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  
為太虛悲夫

上蔡謝  
良佐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  
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个  
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  
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  
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  
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  
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  
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  
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  
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  
異人即有形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  
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劉  
安世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



唯笑十

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尔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礼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

龜倫

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斂則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夫之齋戒尔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



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  
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  
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  
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  
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  
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  
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  
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盡  
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

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  
人將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  
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  
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  
地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  
廢人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  
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  
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  
禍下無王縉之感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  
可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禰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禰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

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自私



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  
朱喜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每嘗有虧之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竟竟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

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竟竟為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耄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蹟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

成天地終不駭用共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履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



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尔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措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葦意者撤

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秘發此言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憫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



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刻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騷騷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撥耳皆苟鄉子之徒歟此其

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跋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欲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栢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呬哈囉悉利幢記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履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藏沙門呬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闍國人住雞  
 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  
 雨輒効皇統与其從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  
 境上請遊清涼山礼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  
 靈岩礼觀音像旋逸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礼礼必  
 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杯座有賓客令与必徧自  
 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  
 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金國

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  
 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  
 二年自臨滄歸於纒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  
 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徧虚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  
 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  
 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  
 流湏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  
 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



通車二十一卷  
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  
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来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  
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  
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  
釋之路不捨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  
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着白衣跨  
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  
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  
凡才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與  
吉

滄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由此席止講得一半  
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衆翌日早與嗽畢呼侍者我  
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  
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  
膺三十有九

資壽尼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父中大夫  
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  
何來死復何去良久默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  
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機感相契



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  
 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札華無  
 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州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今鉗鎚知萬斛舟罽之絕瀆斷港  
 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  
 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  
 解聽者駭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号惠  
 以無着号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着  
 一箇漢只有無着馬不動恰似秦時轆轤既罵不  
 動為什麼似轆轤其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

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語馮曰么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  
 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  
 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  
 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  
 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  
 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  
 必西來二祖枉施三禁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



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  
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正庵顏  
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若頭為渡  
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  
已上所供並是諂實仍以偈明之有以札部僧牒無  
着師号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札  
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  
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

去矣年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  
藏之

乙丑  
宋政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國

通鑑

五



